

在政策鼓励支持下，银行资本补充需求旺盛，定增、可转债、永续债等工具轮番上场。然而，银行“补血”之路需要通过监管的层层审核。证监会近日披露的紫金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再融资反馈意见中，提出了多项问题，要求申请人进行补充说明，包括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经营合规等。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早在两家银行之前，还有郑州银行、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再融资受到监管的追问。分析人士指出，频收反馈意见的背后，反映出监管并未放松上市银行再融资审核。

两银行再融资遭监管“追问”

监管对于银行融资计划的态度愈发审慎。据不完全统计，自2019年以来，已有至少9家中小银行公布或修订了定增、可转债或者优先股等再融资计划，除了苏州银行和泸州银行近日公布融资方案外，其他7家银行均收到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在这7家银行中，只有宁波银行1家银行拿到证监会批文；4家银行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正等待批文中。

最近收到证监会反馈意见的是紫金农商行和青岛农商行。2月28日，证监会披露了两家银行的再融资反馈意见，就公司治理、资产质量、资金来源、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要求补充说明。

据了解，两家银行均是在2019年发布融资预案。2019年3月，紫金农商行发出融资预案，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同年7月，青岛农商行也抛出不超过50亿元的A股可转债方案。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对紫金农商行提出了12项反馈意见，包括行政处罚是否完成整改、重大诉讼进展等。

在资产质量方面，反馈意见提出，该行最近三年公司业务不良率逐年上升，分别为1.9%、1.84%、2.04%；其中小型企业不良率上升较大，分别为2.47%、2.97%、4.22%。证监会要求紫金农商行补充说明，贷款五级分类中，各类贷款的划分依据及具体比例，逾期90天以上贷款情况，是否均划分为不良贷款；2018年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大幅上升的原因等。

理财业务风险同样是监管重点关注的问题。证监会要求上述两家银行补充说明，主要理财业务表内核算、表外核算的规模及占比情况，保本理财产品和非保本理财产品的金额、期限、产品结构，是否存在资金池，报告期内主要理财投资业务的底层资产情况，以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安排等。

此外，紫金农商行还被证监会要求对其他多个事项进行补充，包括副董事长辞职原因、新董事的选任计划、是否存在违规经营、是否存在行业集中风险等。青岛农商

行也被要求补充披露同业投资中是否存在“非标”产品，资本金的构成、金额及比例，以及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等情况。

在银行融资过程中，监管机构对多项问题提出追问，足见监管机构对上市银行再融资审核的严格。

关于融资计划的进展，郑州银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行非公开发行A股项目目前仍在证监会审理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同时尝试联系多家银行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资产质量提问率100%

哪些是监管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据北京商报记者对证监会向7家银行出具的反馈意见梳理发现，监管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资产质量、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多个方面。

其中，资产质量问题位于首位，7家银行均被要求进一步说明，“提问率”100%。比如，证监会要求紫金农商行补充说明，是否存在重要客户贷款出现债务危机、但仍未将相关贷款划分至不良贷款的情形等。同时，青岛农商行被要求补充说明“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行政处罚、资金来源也是被监管提及率最高的两大问题。有6家银行被要求披露报告期内受到的行政处罚情况，比如证监会要求郑州银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该行及附属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已完成整改，以及上述行政处罚是否构成此次发行的法律障碍。

另外，6家银行需要补充说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以及认购对象认购资金的具体来源。比如，在南京银行的反馈意见中，证监会要求该行就4名特定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存在该行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4名特定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情形等进行补充说明。

在金融严监管态势下，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再融资行为不断得到规范。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证监会反馈意见的主要目的在于完善银行的治理体系、风控体制，更好地规范银行融资行为。在资管新规背景下，监管层加强对银行补充资本的审查，有助于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不少银行抛出了定增、可转债融资计划，并获得当地银保监局

批复，但是仍迟迟未拿到证监会批文，这也意味着监管并未降低门槛。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再融资过程中，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关注的重点不一样，银保监会是基于提高银行竞争力、降低银行风险的角度出发，鼓励银行补充资本金。而证监会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对于银行增资需要符合的相关条件进行提问，这也说明监管机构严把关口，以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银行相继发行可转债、定增等融资方案的背后是资本充足率的欠缺。近几年，随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以及加紧核销坏账等一系列因素，银行对于资本金的补充需求格外强烈。

翻看近几年财报，紫金农商行资本充足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压力。该行在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资本充足指标呈下降趋势；2018年末略有回升，进入2019年一季度又有所下降。在2019年A股上市募资11.22亿元补充资本后，该行资本充足指标有所回升。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9%，较上年末上升0.99个百分点。

紫金农商行此前在《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中表示，上市后通过扩张经营，预计资产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较快的资产增速将导致该行风险加权资产快速上升，进而对该行资本产生较大消耗。同时，仅依靠利润留存无法支撑该行较快的发展，所以发行可转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面临资本金压力的还包括郑州银行、南京银行等。比如，郑州银行近年来通过A股IPO、发行优先股等方式补充资本金，但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依然较低。截至2019年9月末，这一数值为8.38%，较2018年末增长0.16个百分点，但是与其他上市银行相比仍然处于低值。

对于融资问题，郑州银行在回应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通过拓展多元化、不同市场的资本补充渠道，利用不限于利润留存、优先股、永续债或其他其他合格资本工具等，建立完善的资本补充机制，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

对于银行而言，随着资本补充工具日益多元化，定增、可转债已不是主要途径。自去年以来，银行永续债成为“香饽饽”，据统计，目前已有16家银行合计发行了5966亿元的永续债，还有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披露了永续债融资计划。此外，中国银行拟在境外发行不超过2亿股优先股方案也获得证监会核准。

。

温彬认为，银行密集补充资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提高资本金规模，有助于增强银行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银行资产规模是不断增加的，需要相应的资本金补充，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在当前资金压力凸显的情况下，只通过留存盈余转增资本金相对较慢，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期资本补充机制尤为重要。温彬建议，银行应行成稳定的长效机制，多渠道补充资金，通过优先股、可转债、定增、永续债及二级资本债等方式。同时，资本补充要有前瞻性，有长远的规划，不能当资本充足率不达标就马上建立补充。另外，银行还要进行创新，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